

思考货币和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课题

黄钰书

金融 / 货币与权力

1. 研究金融资本主义是思考货币 / 金融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它不但是当代核心、而且是最隐闭的权力形式，因为追逐、持有和使用货币的人，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货币 / 金融作为一种权力形式和意识形态，强大在于其承载的自由幻象：谁拥有货币，谁就具有满足物质欲望的自由，也心甘情愿接受金融、货币乃至资本的奴役。奴役，往往建基于自由的幻象之上。

2. 金融 / 货币始终还是要依靠国家和军事等传统暴力形式作为最后的保卫。但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特殊性在于：现在，国家和军事等权力形式反过来服务于金融。金融和货币从历史的起源上作为国家和军事权力的婢女，慢慢上升至今天在背后垂帘涉政的女皇。

3. 金融 / 货币权力的隐闭宰制性，是债。没有债，就没有金融和现代货币。所以，金融和货币的历史，也是债的历史(David Graeber, *Debt: first 5000 years*)。现在主宰和束缚世界的形式，正是债务的锁链。

货币是什么？

4A. 货币的起源：考察已知最早的货币形式，在美索不达米亚，现代货币的各种功能分别由不同载体承担：作为价值单位的银(实际不流通)、作为支付劳动的大麦、作为日常交换的油脂、羊毛、棕榈果(具重要使用价值的物品)、作为远程贸易交换手段的黄金等；在埃及，主要储藏手段是谷物(而不是埃及人钟爱的黄金)。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发展出复杂的商业和社会形式，但作为交易手段的货币(贵金属)并不重要或必要。商品货币首先作为一种价值量度单位的形式出现，是组织复杂社群(超越血缘氏族部落关系的城邦)内部生产交换物品的抽象形式。

4B. 主流经济学把货币视作只是便利交换的工具，并循此探索其起源，不但不符合历史现实，更是为了掩盖货币的权力关系。

5. 人类学研究的所谓“原始货币”，主要是涉及复杂的社会关系互动(婚嫁、血讎、象征等)，它们主要承载文化功能，跟现代经济学乐道的故事：“很久以前，人类以物易物，后来发明了货币便利交易……”，一点关系也没有。

6A. 原始社群内部绝少有类似商品的以物易物等价交换。物的交换，例如礼赠及互酬(reciprocity)总是承载复杂的社群关系，主旨是社群性(communality)的建立和互动(Mauss, *The Gift*)。

6B. 物品的等价交换，只发生于敌对群体、或者不可能建立社群关系的群体之间(例如远程贸易)。社群内部的物的流通与交换，社群信任度愈高，愈是建于社群关系信用。

7. 贵金属货币(脱离社群信用基础的货币)的兴起与影响力扩张，背后一般是战争、征服和赔偿(征税)。David Graeber 称为 coinage-military complex，现在全球则出现 currency-finance-military complex(货币-金融-军事复合体)。货币的历史背后总与暴力密不可分。

8. 近代欧洲和美国的货币和金融史，是很多重大历史事件的背后暗动力。

9. 现代货币的定义：货币是对社会财富的索取权 (Currency is the right to claim social wealth)。在资本主义下，1. 货币成为组织社会(以生产和商品流动为中心)的主要形式；2. 货币同时是社会财富分配的形式。现在，政府和国家反而变成辅助它组织社会和分配财富的形式。

10. 现代货币，一般是以国家的信用以及社会创造的能力作为保证基础。金融机构，例如银行，垄断了创造信贷，即增加货币供应的权力。现代金融的力量，在于垄断信贷(credit)的创造。现代货币机制中，货币供应的增加即是债的增加。在美联储体系中，连基础货币的增长也依赖国债的增加。货币、金融，以及它们的衍生物资本，成为现代社会最核心的组织力量。而债，则成为束缚社会的最大权力。

金融与资本主义

11. 金融 / 货币和资本主义一开始就密不可分。商品的生产与贸易自古已有。没有金融和货币的特殊权力，就没有资本主义的冒起。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基本上是以货币这种特殊商品形式来分析资本。但马克思以十八世纪英国产业资本主义为主要研究对象(英国资本主义发展时，金融和商业的霸权还掌握在荷兰手上)，没有足够强调金融资本主义。Rudolph Hilferding 后来进一步发展了金融资本主义的理论，强调金融资本最终控制产业资本，影响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的论述。

历史的发展，不是一般认为像国家那样先有工业资本主义，然后朝向金融资本主义，而是金融和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并生的。我们说现在是全球金融资本主义，指的是金融的游戏，已经膨胀到成为组织和束缚人类的最主要力量。

12. 所谓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历史之谜没有清晰确立命题。宋元明已具备市场经济的所有因素：发达的贸易和商品经济、庞大的市民消费阶层、成熟的商业和信贷系统等。宋元明固然已具备资本主义雏型，视乎怎样界定资本主义。但现代形式的资本主义没有首先在中国出现，关键在于在中国金融力量一直受约束，即使银号商人富甲一方，却没有发展出可以掌握国家货币的力量。一方面中国王朝的权力较统一集中，不像欧洲那样权力多元分散，让金融资本家可以玩弄权术，最终掌握国家的货币权；另一方面，明朝以源源不绝流入的白银作为货币，放弃了朝廷创造货币信贷的权力，等于让渡了货币主权，也使中国最终没有发展出金融资本主义，最后王朝的盛衰受制于全球白银的流入与流出。

13. 为什么资本一定要追求利润？这听起来是奇怪的问题。追逐利润是资本的本质，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但如果从资本(货币)是组织社会生产及决定社会财富分配的手段来看，那么逻辑上资本不一定要逐利。资本要逐利膨胀的第一个原因是扩大竞争力。在剧烈竞争中，愈扩张的资本更具有影响力，即是权力。资本需要利润的第二个、也许对一般资本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资本形成需要信贷融资，所以需要偿还利息。产业资本背后的逻辑是金融的游戏规则。

同样，为什么一定要有 GDP 增长？GDP 增长与社会福祉改善没有必然关系，愈来愈多人对 GDP 作为良好经济的量度单位和社会追求的绝对律令提出质疑。最简单说，GDP 就是以货币量度经济活动，或者说，能以货币量度、增加货币供

应的活动，才是经济活动。GDP 必需增长的原因在于货币供应必需增长以满足利息的需求。增长出来的货币是为了还利息。同样地，金融的游戏规则无声无息地支配着社会和政治。政治家的合法性在于维持 GDP 增长。我们活着，也是为了贡献 GDP。我们被金融支配奴役着，还以为自己是自由自主的人。

货币与现代性

14. 现代性的所有问题，都可以从货币的角度重新思考(Simmel, *Philosophy of Money*)。现代性的存在状态，基本上就是货币所界定的社会关系模式。现代人之原子化自由、异化和新的奴役，都可以从货币人的角度来剖析。

金融与廿世纪历史

15. 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十九世纪欧洲帝国主义的结果，第二次世界大战是金融利益膨胀的结果。一战的战争赔偿问题没法解决，是因为美国要保护华尔街的金融利益(Michael Hudson, *Super Imperialism*)。战债泡沫导致 1929 年股灾，后来一连串的金融及经济危机最终引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大胆预测一下，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大概也会是金融和货币。

16. 1944 年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贸易体系。1971 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开启了美元供应疯狂增长的年代。其后全球发生连串债务及金融危机。

17. 始于 1980 年代、于 1990 年代明晰化的华盛顿共识(即新自由主义信条)，是确立债务利益及资本(尤其是金融资本)不受约束自由流动的权力。其后克林顿解除了 1929 年危机后限制金融资本的法规，开启了超级金融资本主义的年代。结果是当前的全球金融—债务—货币危机。

顺便提一下：重大的金融战略利益升级，往往发生在一般人认为是较左翼的自由主义者执政期间：克林顿、贝理雅、奥巴马。金融资本利益很懂得扶植这些让人们耳目一新的政治明星。给他们数以亿计美元的政治资金，让他们打着革新 Change 之类的漂亮口号，他们当选后就忠心地投桃报金，解除对金融资本的各种限制。

代议制民主与金融资本利益

18. 现代代议制民主，实际是一种精英制。**Michael Hudson** 指出，近代民主的兴起，背后是金融资本支持的结果，目的是为确保债务的延续性。因为借钱给君王是很危险的生意。但基于人民的国家主权，却对债务承担无限责任。民主政制，成了金融资本精英的工具和管治手段。

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

19. 参考我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erebusbamboo>

货币与当代全球地缘冲突 (参考我的博客)

20. 要认清当前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必须搞清楚三大货币霸权的冲突：美元、欧元和人民币(或亚洲元)。美国的最大利益是维持美元的全球霸权地位。只有美元继续是全球最主要的结算及储备货币，美国才可以靠凭空增加货币供应(所谓的印钞票)便能进行国际贸易，控制全球的资源。只有美元资产继续是优质的避险资产，美国金融资本才可以继续雄霸全球，收购各地的重要优质资产。为此，美国要不惜一切打击所有冒升能挑战美元地位的货币。过去是日元、马克，目前是欧元，接下来是人民币(或亚洲元)。

21A. 过去 10 多年是美国对欧元的打击。美国战略彻出中东，今天中东的乱局和欧洲的危机都是美国为了打压欧元而针对欧洲的策略，目的是防止欧洲和俄国结盟，整合中亚、中东及北非，建立足以挑战美元的泛地中海欧元湖(石油欧元)。

21B. 美国重返亚太的大战略调整，是为了瓦解 2000 年《清迈协议》所展望的亚洲货币同盟。美国利用钓鱼台事件、独岛等地缘冲突，成功离间了中日韩三国，也等于令亚洲货币同盟夭折。日本右翼决定把未来的国运与美国紧缚起来。

21C. 美国的 TPP，是为了确保泛太平洋地区继续成为太平洋美元湖。下一步是打压欧元后主导欧洲的 TTIP。

22. 配合新的金融货币资本主义及货币霸权竞争，美国的军事战略也改变，从二战后维持可以同时两大洋进行两场战争的策略，变为建立全球快速打击系统。

未来的主要货币—地缘战略，是通过制造地区冲突，使资金逃离流向美元避险资产。而对付对手，控制国际金融及货币制度的美国将首先采取金融制裁的低成本、高打击力方式。军事是配合手段。金融利益与军事战略密切配合，将成为金融资本主义的重要特色。

金融寻租

23. 金融的本质，是寻租(rent-seeking) (Michael Hudson)。在产业资本发展时期，金融确实起了促进产业创造的功能。但随着资本的创造性接近极限(包括生态可承载力的极限)，金融的边际实质创造力已下降趋近于零，甚至于负值(Adair Turner, *Between Debt and the Devil: Money, Credit and Fixing Global Finance*)。目前，金融的膨胀，基本上是一种寻租活动。新自由主义是它的意识形态，各地信奉自由经济的政府成了它的代理人。

正如英国羊毛纺织业兴起时发生圈占公有地(enclosure)运动(所谓羊吃人)。当前，全球各地也大规模发生公共资源(the common)被资本圈占的情况(Saskia Sassen,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

现在流行说什么资本主义 3.0, 4.0, x.0。实际上，我们看见的是金融封建主义 2.0 的兴起。新自由主义既不新，也没有多少自由。

中国的金融化

24. 中国以破坏环境、压抑国民福利为代价，建立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工业产能。但旧的发展模式已到达内部与外部的极限。全球经济衰退，产能过剩，工业部门利润率趋近零，资本彻离产业部门，投向投机部门，造成资产泡沫。人们的心态，不愿再干实业而更货向急功谋利的投机心态。外汇占款机制，令中国的基础货币供应过去十多年随着美元大规模流入而被动急速膨胀，加上多年的以公债拉动投资维持 GDP 增长的策略，债务膨胀，种种因素，驱使中国急速金融化，金融资本成为国内最大的利益集团。

目前的各种改革，实质内容是加速金融深化，例如土地流转，美其名为确立产权、促进生产力，实质内容是把公共资源财富私有化、货币化及金融化，增加金融资本的利润回报率。

25. 中国的金融利益集团，与欧洲金融集团一样，就是通过金融深化(包括债务膨

胀)来增大回报率，并期待打造优质资产池，希望最终成为可以吸引国际资金的避险资产。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只能加深对实体国民经济的榨取，并制造泡沫和危机，欧债危机、2016 中国股灾，即为案例。

26. 由此观之，一带一路策略，承载了两个既可以相辅相成也可以相矛盾的利益目标。一带一路是美国形成太平洋围堵圈，中国构想的泛亚洲太平洋自由贸易区受阻后，转向欧亚大陆。试图通过基建发展主义，输出过剩的产能。配合这个过程，同时输出资本。中国输出资本已进行了十多年，但一直因为没有国际制度配合而处处被美国打压，碰得焦头烂额。所以这次中国创立亚投行(AIIB)，是希望建立类似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区域性国际同盟，以分享利益来方便输出资本。于是，输出资本，既是服务于产能输出，但本身也承载庞大的利益，也可能反过来促进中国的金融化。另一方面，人民币的局部国际化，也成为美国战略打击的下一个主要目标。美国高姿态介入南海，此为原因。

美元的未来：从黄金美元、石油美元至碳美元？

27. 1944 至 1971：金本位美元；1971 至今：石油美元；过渡期：粮食美元；未来：碳美元(碳排放交易)。

碳排放交易将成为全球最大规模的金融市场。脱离石油的美元，可能进入碳排放美元年代。

顺便说：我不相信碳循环是全球气候问题的主因。我认为水循环，即森林被大规模破坏，才是全球气候失衡的原因(参考：*Košice Civic Protocol on Water, Vegetation and Climate Change*)。但不管怎样，关键是近年金融资本突然看到碳排放的庞大潜在利益，迅速发展出一套环境经济学来合理化，大力提倡碳排放交易是拯救人类的机制。

再一次，即便在全球生态大危机当前，人类文明存亡之际，金融的力量和逻辑还是主宰一切。人类的贪婪和愚昧，已到无以复加的境地。金融变成一种理性化的疯狂。

怎样超越金融资本主义乃至资本的力量？

28. 货币以及信贷(credit)的创造，实际上是一种公有共享之物(common)。人类要生存便需要合作。社会是合作的共同体。综观人类发展的历史，不离两大问题：

1. 社会以怎样的形式组织生产？2. 怎样分配合作创造出来的财富？组织的主体，以前是氏族、部落、奴隶主、君王、领主、国家。现在是货币(资本)。(柄谷行人以交换形式来考察这个历史进程，参阅：《世界史的结构》，或其简本：《迈向世界共和国》。)现在的游戏规则是：谁有货币(资本)便有权组织生产活动。谁拥有更多货币，便有权占有更多社会创造出来的财富(记住前面的货币定义)，传统社群对这种权力的制限愈来愈被解除(新自由主义的主旨)。但货币从哪里来？信贷怎样来的？答案是：无中生有。中央银行被赋予创造基础货币的权力。金融机构被赋予创造信贷的权力(即增加货币流动性)。货币或信贷被创造出来时，只是一个空的符号，本身没有任何实质价值。是我们对它的信任，赋予它的货币价值(所以信贷称为 **credit**)。接下来是被动员组织起来的人们创造的活动，才真正赋予它实质的价值。货币或信贷的价值基础是社群合作，所以是一种 **common**。

所以，**theory of surplus value**(剩余价值论是不好的翻译)，只有在整体社会最广阔的共筹合作中，才能得到理解。拥有资本者组织创造，有权比一般创造者占有更大份额的成果。如果说落手落脚组织创造者(像产业主)，应该占有多少份额，是一个富争议性的开放问题。那么，被赋予权力无中生有的金融资本家(谁赋予他们权力？是合作的共同体)，实际上没有任何创造，但他们有权收取利息或金融利润回报，比任何人更有权占用更大份额的社会财富。他们像封建领主，圈占土地、水、天空等自然资源，最后还有人们生命(我称之为 **bio-political economy**)，然后寻租。

29. 因此要思考货币和现代性的关系。现代性的基本情状是：人们缺乏信任，孤立原子化的人们失去组织创造的能力。或者说，离开了货币，便没有其他组织方式，离开了谋利，便失去创造的动机。正因为人们缺乏信任，才会让金融机构垄断了 **credit**。因为人们缺乏组织的意识及能力，政府才会垄断了组织力。**Max Weber** 说国家是对暴力的垄断。他的说法应该从手段目的因果本末等方面来说清楚。失去自我组织力的人们，并不是现代性的必然结果，而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主导权力集团的设计进程。

30. 不管柄谷行人的说法是对是错(即人类定居、聚居，然后合作灌溉农业和生产，并非自发的过程，而是首先由原初国家强制或半自愿地把人组织起来)，人类超越家庭血缘，共同合作群居生活，发展出部落、村社、城邦、国家等社会组织，

已经是文明的既定事实。面对当前的文明生态危机，简单希望回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原初简单社会，不仅既不可能，也不一定是解决方式。

关键是随着社会发展，如何有意识地培养人们合作组织生产创造能力。人们在资本外最具组织力的领域，是政治组织，但却往往只是附属于政治制度的组织，否则就是推翻政权的革命组织。但不管是分享权力(政党选举)，还是夺权(革命党)，在几百年来的历史实践上，也没有解决组织权力异化的问题。不管是资本或国家，人们只是被组织，而一旦被组织，则永远摆脱不了被奴役的命运。由此可以明白，为什么社会主义革命产生的国家组织，可以顺畅华丽转身一变为资本的高效代理人。

建立完全脱钩的公社乌托邦自有其另立价值的意义，但仅限于此则无法超越资本主义。只在流动领域创立另类在地货币，或只在生产领域创立孤立的合作社(即便成功强大如西班牙的蒙德拉贡，但对外仍然是以资本企业的逻辑运作)，是永远无法超越资本主义的。如果说资本的力量在于垄断社会连结和关系的建立，那么关键在于怎样把超越资本和国家逻辑、群众自我组织的点在不同层面链接起来，直至有一天，市场和政府是为了补充这些无中心的复杂网络而谦恭地运作。那将是真正实现 **communism** (内涵是对 **common** 的共育共享，“共产主义”仅以财产关系界定，内涵偏狭，是庸俗的翻译) 或 **anarchism** (原义是 **an-arche**, 没有最高的统治，“无政府主义”是糟糕的翻译。人类社会不可能没有公共管理，有公共管理就有政府，关键在于现行的层级式抑或链接多层面网络式的自我组织公共管理)。也许，到文明完结那天，人类社会也最终无法完全实现这理想状态，但作为 **regulating ideal**，它们必须顽强地存在。失去了这些另类理想价值的年代，金融资本力量将毫不受约束，终会朝向可怕的暴力和毁灭。我们正处于这样的年代。

31. 金融资本主义的逻辑，正把人类引领向大规模的灾难。培养发展人们的合作组织力，超越非理性的自利和竞争，在社会及生态的界限下，合理地共同创造 **common**，共同保育分享 **common**(最大的 **the common** 是地球的生态)，也许是我们能超越当前集体疯狂的希望所在。

不妨称这个朝向未来、永不完结的历史进程为 **the commonism**。

问题不在于它有没有可能达成，作为一个理想，也许到人类终结那天，它也无法实现，但是，人类不能没有另类的 **Regulating Idea(Ideal)**，指导性理念及理想。

过去三十多年，所谓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后 XX 主义最愚笨最 scandalous 的失败是：当知识分子艺术家在玩弄这些时髦概念，自渎自 high 自我感觉良好时，像自由贸易新自由主义这些大论述(grand narrative)，却变成普世信念，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故事如此大规模盛行。而一般人被各种利益集团剥夺压迫得喘不过气来活不下去时，人们纷纷回归宗教或类似宗教的信条，寻求希望和行动的指示。说什么后现代，这世界目前正回归前现代。

超越民主自由，或：为了超越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Beyond Democracy and Freedom, Or Democracy and Freedom beyond Capitalism)

31. 由于各种庞大资本集团的奴役和剥夺，也因为它们的代理人(各种垄断暴力的集团)的压迫，全球愈来愈多群众投身政治运动。这些运动基本上分两类，一种是从一开始便反对全球化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自由化)理念的左翼运动；另一种是本来不反对这些理念的右翼运动。我称前者为代表全球化受害者的运动，后者为代表全球化竞争失败者的运动。受害者和失败者，是不同的概念(参考我有关右翼民粹主义的系列讲座：<https://www.youtube.com/watch?v=SNkqCvFsdWI>)。

所谓的后现代情状，就是全球民众大部苟且犬儒，对自己的长远真实利益模糊不清。而具有政治意志者，又往往投身理念保守的激进政治虚耗政治动能，目前最具代表性者有两种：ISIS 为代表的激进原教旨主义，以及排外带有种族歧视色彩的右翼民粹主义(往往以自由、民主、民族、本土文化为名)。当前全球形势，与 1930 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兴起的情况，非常相似。

这实际是自由民主理念的全球危机。正如前述，几百年来代议制民主政制，以及原子化的个人自由主义，基本上是配合资本主义，尤其是金融资本主义运作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当全球化资本主义达致它的极限，无法再畅顺运作下去时，这些制度和理念自然同步出现认受性危机。

福山所谓美式民主自由代表了历史的终结，自然是可笑的意识形态。恰恰是在资本主义爆发无可调和的矛盾与危机时，我们需要新的理念和愿景，需要超越为了服务资本主义制度的那种民主和自由，才不会容易堕进保守的激进政治。

受 Hannah Arendt 影响，柄谷行人尝试从小亚细亚 Ionia 地区的城邦重新发掘 isonomia(直译为“平等的法则”)理念，以跟雅典的 democracy 理念对照(参阅：《哲学的起源》)。以承认财富不平等为前题的雅典式民主，在实践中所遇到的所有矛盾，一直延续至今天美欧的民主制度所出现的种种问题。而且内部的民主，

往往是以对异我族群及外部剥削为条件。正如美国高昂的民主制度和选举游戏，是靠她的全球霸权来支撑。

不管是 *isonomia* 或 *commonism*，我们急需新的理念，超越资本主义式的自由民主等已经无法应付时代转变的旧理念，或者说：需要重新阐明这些理念的内涵，再赋予新的活力。缺乏新的理念和 *vision*，政治动能只会虚耗在保守运动之中，最后无法面对也许快将来临的大毁灭。